

南国云

西域风

——一位老知青心中的乡愁

胡洪宝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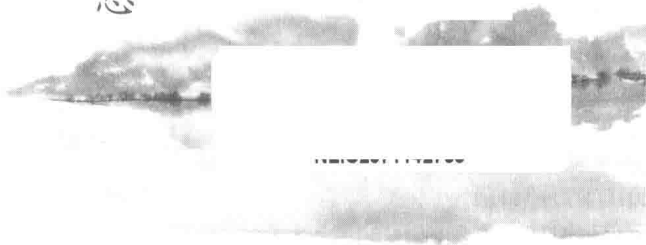
 华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

南国云

西域风

——一位老知青心中的乡愁

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国云 西域风:一位老知青心中的乡愁 / 胡洪宝
著. —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5.8
ISBN 978-7-5075-4383-4

I. ①南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6921号

书 名: 南国云 西域风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4383-4
著 者: 胡洪宝
责任编辑: 钟卫芳 宋军占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邮政编码: 100055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投稿邮箱: zhong58336279@163.com
电 话: 编辑部: 010-58336279 总编室: 010-58336239 发行部: 010-58336270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楠海印刷厂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9.5
字 数: 148千字
版 次: 2015年7月第1版
印 次: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29.0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工作过的地方！

序

我的童年，是在祖籍老家——南国水乡无锡，望着蓝天白云，听着桨声橹声，吃着鱼虾蚌螺度过的。

十六岁时，我又鬼使神差一般，应了几时算命先生预言，做了由上海志愿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的知青，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年。那无尽的西域戈壁沙漠、草原绿洲、胡杨红柳，以及随处都有的瓜果葡萄、牛羊狐狼，全镌我心头无法磨灭。

时光无法复制，它从昨天飞来，向明日飘去。惟有那神奇美妙的南国云、西域风，成了伴我一生的乡愁。我很想把这些美好的真实故事，这些空间上南北相隔万里，时间上横跨二三十年，甚至五六十年的社会人文断片，化作文字与后人分享。于是乎，我想着写着，写着想着，便有了这本小书。

是为序。

胡洪宝

2015年5月成稿于北京

目 录

序

家乡的河·····	01
美 娟·····	04
家乡美食·····	07
捕鱼捉蟹·····	11
童年故事·····	14
豆腐花·····	17
回乡札记·····	19
忆杭州·····	24
知青岁月留给我什么·····	28
初识博斯腾湖·····	33
农场“三宝”·····	35
拾棉花·····	39
做扁担·····	42
迷路戈壁滩·····	45
逛巴扎·····	48
嗑瓜子·····	51

知青过年·····	53
两毛钱一脚·····	56
新疆民谚·····	58
新疆渔趣·····	60
大杂院·····	62
“内参片”·····	67
老 兵·····	69
你从哪里来·····	72
我知道的彭加木·····	75
我给将军当秘书·····	79
漫谈知青文化·····	89
长安街的玉兰·····	93
小月河的秋天·····	95
雪里蕻咸菜·····	98
蟒山植树·····	100

中南海业大·····	104
秦城监狱培训班·····	107
论立志·····	109
论幸福·····	111
开短会讲短话也是科学发展·····	113
“北风”吹干了我的泪·····	115
网络伦理漫谈·····	117
六十“二”立·····	120
又见杨永青·····	122
说师德·····	125
中国“官员”没副衔? ·····	129
糖 豆·····	132
独舞真善美——读鲍小红著《独舞》有感·····	137

家乡的河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兰。能不忆江南？”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这首《忆江南》词，常勾起我对江南水乡许多美好的回忆。其中记忆特别清晰，时时拨动我心弦的，是家乡的河。

我家祖居江苏无锡北郊胡家渡。这是太湖之滨一个河道纵横、盛产稻米的村落，离陆定一的家乡西漳镇仅一箭之遥。我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全村沿河而居的一百多户居民，有多半是胡姓。我就读过的小学，就是由胡家祠堂改建的。祠堂建于什么年代，我不得而知。但在我记忆中，那座紧依小河的学校庭院里，有几棵蓊郁蔽日的古柏，以及两棵木桶般粗细的桂花树。可见建造祠堂的年代已经久远。

水面宽阔、烟波浩渺的大运河，在村子西南千米外静静流过。

一条宽及数丈的支流，像母亲洁白温暖的手臂，把村子环抱在怀里。与村落交错的一条条清亮的小河，披着两岸的翠槐、绿柳和七色野花，纵横交织，把农家屋场和碧油油的稻田，分隔为大小不一的若干块。

假如天气晴朗，站在村后那座虽然海拔仅百来米，但秦汉名士张良曾游历到此，并唱过山歌的西高山顶朝南望去，十八里外的无锡名山——锡山、惠山，其塔、其峰都清晰可见，晃若一水之隔。山脚下，撒满我童年梦想的水乡小村，则悄然隐约在淡淡的烟霭中，被一道道白亮耀眼的小河拥着、围着，宛如剔透的黛玉披上了绵柔的缎带，显出古朴、神秘而又清新的美。

一年四季，家乡的河水总是碧盈盈的。微风吹过，河面皱起漾漾的波纹，显得那样恬静，淡雅。有时无风无雨，她又似在思索、憧憬着什么，一面缓缓向东流去，一面仿佛为鱼鹰、鹭鸶及不知名雀鸟的捕猎、嬉戏之所动，发出悦耳的“汨汨”声。我小时候曾有多少回，坐在冰凉的岸石上，看那旭日映照下的粼粼金波，欣赏黄昏细雨中水面上飘忽的白丝绵一样的薄雾。有时，我会情不自禁地向水面飞去几枚碎瓦片，再数那随之散开的缕缕明漪。这时候的我，则完完全全被她的庄重、委婉、宁静和虚无缥缈所陶醉了！

同江南水乡别处的村镇一样，村里沿河一溜儿是青灰色的瓦屋。河里的运输很忙，常年穿梭似地驶着各种木船，还一天两趟驶过从城里开出的小火轮。每当河岸上的树荫聚作圆的一团，或者传来小火轮“呜—呜—”的长鸣声，那就是做午饭的时间了。这时候，水面上固然依旧响着“咿呀呀呀”的桨声橹声，就是那沿河静寂的埠石，也顿时热闹起来了。一群一伙穿着蓝底白花布衫的婶子、嫂子们，忙着到河边汲水、淘米、洗菜，撒下一串串爽朗的笑声。村里的狗此起彼伏地吠叫，连那徜徉在河滩上的黄鸭、白鹅也拍翅引颈唱起歌来。此时家乡的河，又显得豁达、快乐，充满青春活力。

家乡的河，是一个令人神往的、活生生的世界。千百年来，她以丰富的出产，繁荣了两岸的经济，使这里的百姓过着安宁、温饱的生活。且不说闻名于世的大米、桑蚕、水蜜桃、油面筋等特产，单单这流淌不息的河里，就有数不清的宝贝：河面上，漫着青生生的菱叶、荷叶或千姿百态的水草；河水里，生息繁衍着无数的鱼儿、虾儿、蚌儿。家乡的河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聚宝盆。

早春，当桃花刚刚吐蕾，河里还浮沉着没融尽的小冰块时，捕捞银鱼的季节就到了。有经验的农民，在河滩上支起一架用竹片、细纱布制成的长方形渔网。你瞧吧：水儿汨汨地流，网儿悠悠地推，待到网儿出水时，那里面竟会撒了碎银似的，蹦跳、挤钻着许许多多娇嫩可爱的银鱼！

九月稻子进仓，木槲吐香，便是捕捉家乡名闻遐迩的毛脚蟹的时候了。而捉蟹的方法尤为奇妙：在平坦宽展的河边上，从河岸到水中的滩地，顺着斜坡夯入两排坚固的木桩，之后扎上竹竿，再铺上用细篾条儿编成的竹帘，一个捕蟹架就搭好了。天一擦黑，在岸边的竹架上挂起一盏明亮亮的桅灯。不多一会儿，那肥硕的毛脚蟹就傻乎乎地攀着竹帘，争抢着从河里爬上来了。而“守帘待蟹”的捕蟹人，则笑着忙不迭把它们朝竹篓里装。

到了十一月晚秋时分，满河的莲藕、菱棵结够了籽实，准备安然过冬。这时河里的鱼儿也长大了，长肥了。带木制摇橹的渔船从四乡八镇拢来，沿着藕区、菱区边沿撒下一张张大网；然后喊着号子，驾着船，齐心协力把网儿一点一点收拢。伴随着渔民的欢歌笑语，那一尺来长的鱼儿卸满了一舱又一舱。每当这时，河里帆樯云集，渔歌四起；岸上观者如堵，欢声不绝。像我这般八九岁大的孩子，都巴巴地盼着放学，以便能够挤开大人的腿，瞅一眼这一年一度捕鱼的盛况！

家乡的民谣说：“城里的孩子会踏车，乡下的孩子会游水。”可说来惭愧，与家乡的同龄人比，我却较晚才会游水，而且是被逼出来的。

记得是九岁那年吧，雨丝儿不断的黄梅天刚过，河河汉汉都涨满了水。一天放学后，我蹲在河岸，看水中石壁觅食的虾儿玩。那虾儿是十足的呆子，又贪吃，只要你用棉线，或者蒿草的根须栓条螺蛳肉垂下去，它便会呆头呆脑地从石缝中钻出来，只顾用两只大鳌往嘴里送。可我呢，恰是岸上的呆子，一时看得走了神，脚下一软，便跌进了河里。多亏一位大叔及时赶到，用长竹竿把我从河里捞了上来。

回到家里，妈妈一边给我换衣服，一边嗔怪说：“乡里的孩子不会游水，真叫人愁呢！”

我不吱声，但心想现在不会，还永远不会吗？

这年盛夏，我天天中午不睡觉，别出心裁地在家门口的浅河里，飘起一块宽厚的旧门板。我将下巴颌搁在木板上，凭着木板与水的浮力，在水中乱划、乱“扑通”地学起了游泳。没几天，我居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“狗爬式”。以后又学会了侧泳、自由泳、踩水、扎猛子。从此，家乡的河里，又多了一个小弄潮儿。

俱往矣！屈指算来，我离开家乡足有30年了。说来也怪，许多童年往事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渐记忆模糊、淡浅。惟有家乡的河，不管离开的时间有多长，我对她的美好印象，却依然真切如旧。

“美不美，家乡水”啊！

（写于1984年10月）

美娟

美娟，是我童年时的老家女孩。

我的老家胡家渡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。

村子不大，被几条小河横七竖八地缠绕着。

清晨小河的河面上，总飘一层淡淡的白雾。清澈见底的河道里，航行着机器驳船，“吱吱呀呀”响着桨声橹声的渔船、乌篷船，以及单撑竹篙的小木船。还有一天两班从无锡开往堰桥镇去的小火轮。村妇们只要听见火轮的鸣笛声——跟钟表一样准，就会放下手头的针线活，赶紧淘米洗菜忙着做中饭、夜饭。

河两岸，除了东一棵西一棵的垂杨柳，便是挤挤挨挨、高低错落的灰青色瓦屋。与瓦屋相连的，自然是密如蛛网的稻田。

大运河是千百年来水乡的命脉。它从浩瀚碧蓝的太湖流出，沿着锡山、惠山青葱翠绿的山坡地，穿过满街都是丝绸锦缎、大米水蜜桃、鱼虾蟹鳖、清水油面筋和泥塑大阿福的无锡城，又折向西北流淌十八华里，就离胡家渡不足半里远了。村西这段足有一二百尺宽的平静水面，是我与小伙伴们暑期赤裸身体，抱着或骑着货运木船的舵，极惊险极刺激地滑行的乐园。

我家与美娟家离得很近，只隔一道窄窄的小河。我家老屋紧挨着北岸船埠头，美娟则住斜对岸一幢墙面有青苔的瓦屋中。河上那条约莫十多米长的小石板桥，只需蹦蹦跳跳走几步就到了对岸。

美娟和我都读村小三年级，但不是同班。

她是个文静的女孩，水蜜桃似的圆脸，紮两条黑黑的小辫，眼睛亮亮地很有神，只是身体单薄些，面孔白里泛点点青。

她平时不爱多说话，走路做事情慢吞吞地不着急，也很少同别的男孩女孩一起玩。

在家里，美娟可是父母的好帮手。每天放学后，总见她背着弟弟玩，要不就是挖猪草呀、到河埠头漂洗衣服呀等等，手不停、脚不停地做事情。

因此上，村里大人都喜欢她，夸她是个懂事、听话的“好乌头”（无锡方言，即“好丫头”）。

我开始暗着喜欢美娟，是8岁那年冬天。

记得当时我戴一顶时新帽子，是爹爹在上海买的。帽子由软软的咖啡色绒布制成，帽檐处缝了副塑胶片眼镜，样子同飞行员戴的很像。于是，惹得爱看“西洋镜”的村里人，尤其那帮我认得不认得的男同学，总喜欢用手指头戳我的塑胶眼镜片，让我心里好烦好烦。

这天下课回家，高年级的阿龙快步追上我，抬手就将我的塑胶镜片掀碎了一块。我气得一把抓住他书包，非要他赔不可。一些同学围着看热闹，有的还起哄说：“啊哟喂，啥稀奇勿刹的物事啦，弄坏力就弄坏力we（有啥了不起的，弄坏了就弄坏了吧）！”

谁知文弱的美娟，却替我抱不平：“本来就是你同勿对嘛，帽子弄坏了应东赔宁故（本来就是你们不对，帽子坏了应该赔人家）！”阿龙觉得闯了祸，挣脱开我手溜走了。

帽子当然没赔，但我对美娟却有了种别样的感觉。

我心里觉得，美娟比他们好多了。

夏天很快到了。

村里小河的河面上，北侧由麻绳、草绳拦起了船行通道，南侧密密麻麻长着翠绿的菱角棵。棵上结满又脆嫩、又甜的菱角——眼下正是采来生吃的好时候。

这天中午，我看见美娟与她母亲一起，正各自划着圆木盆在河里采菱角。我鬼使神差般走到河滩上，一会儿掀开小石块捉螳螂玩，一会儿弯腰摘几只菱角。

“宝宝（我小名）勿要来格搭白相！格搭土软会滑落河里格（别来这里玩！这里土软会滑落河里的）！”美娟妈妈朝我嚷起来。

我知道，长满菱角棵的“菱塘”，最容易缠住落水人的手和脚，连高明的水手也望而生畏呢。

美娟低头一笑，随手扔给我两捧翠绿的菱角。我慌里慌张看她一眼，面孔“唰”地红到了颈根（脖颈）上。我心急慌忙拾起菱角，连声谢谢都忘了说，就一路快跑回了家。

更糟糕的是，美娟那一笑，竟让我从此着了魔，心里老是有她的影子。白天在学校，我会用目光在同学堆里找寻她。放学了，我故意磨蹭，放慢脚步，为的是跟在美娟后头走。不上学时，我还邀请邻居小孩和她上我家天井玩：春天在墙缝里掏蜜蜂；黄梅天赶着阴沟里小乌龟到处爬；秋天在瓦砾中逮蟋

蟀；冬天下雪时撑个竹匾捕麻雀。不过美娟的胆子小，她总背着弟弟看热闹，很少很少动手。有时大家玩够了，会要求我讲几个故事听。他们特别喜欢听《武松打虎》、《平妖传》、《济公传》和《聊斋》，但有时我瞎编的故事他们也听。这是我童年在老家时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

当然，我心里藏着的秘密，是死也没对任何人讲过的（讲出来太难为情了），包括我母亲，包括美娟本人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觉得有日脚（日子）没见着美娟了。

一打听，说是美娟病了。

再打听，说是美娟得怪病死了，究竟啥病不晓得。

什么什么？！前一阵还活剥鲜跳的美娟死了！不会的不会的，全都是瞎说！我的脑子木了、蒙了，心口像是给谁刺了一下！

我拔腿就往美娟家飞跑！

美娟家门口地场上，已围着不少脸色阴沉的亲戚、邻居，还有不叫不闹的男孩女孩。

我挤进去一瞧：老天爷呀！地上果真放了一口小白木棺材；棺材旁颜色萎黄的苇席上，躺着身体已经僵硬，再也不能挎着布书包上学、背着弟弟听我讲故事的可怜的美娟！

我至今记得美娟入殓前的模样：身穿半新旧的白地碎红花布衫，藏青色单裤，带搭襻的黑布鞋。两眼闭着，像是刚睡着的样子，看不出有啥痛苦。只是脸色太难看了，青紫青紫的，甚至连露外面的手也是青紫青紫的。有婶子悄悄地说，她浑身都是青紫的，连无锡城里大医院也没查出是啥毛病。

我心里憋得慌，痛得慌，眼泪吧嗒吧嗒就落了下来。

我赶紧挤出人群奔回家里，奔到楼上，将头钻被子里“呜呜”地哭！

我心里喜欢的美娟，美丽、文静、善良有正义感的美娟，怎么突然说走就走了呢？！我有好多好多话没对你说呢！我有好多好多故事没给你讲呢！我真是难过死啦！

美娟下葬的中午，我痴痴地站在小河边，亲眼见她的小棺材被俩男人扛上木船；亲眼见她穿戴白衣白帽的父母、兄弟、亲戚，在船上撕心裂肺地哭；亲眼见木船缓缓地朝西走、朝西走，一直走到离开了我的视线……

从那天起，美娟化成了两个人，一个往生去了天堂，一个留在了我心里。

（写于2011年8月18日）

家乡美食

我和别人聊天时，常会提起家乡的美食。

我的家乡无锡，曾是古代吴地的中心区域。吴学专家高燮初主编的《吴地文化通史》称，从大文化范围划分，广义的吴地，其空间范围应以周代吴国的疆域为基础，大致包括今长江三角洲以南，钱塘江以北的大部（除浙东），以及皖南部分地区和江苏长江以北部分地区。

度过我童年时光的胡家渡村，村民差不多全姓胡。就全国而言，胡姓人口也是比较多的，排名前20位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记载，胡氏先祖为周朝王族姬姓，建胡国，从而以国名为姓。自古以来，胡姓人士中名人辈出，如汉太尉胡广；宋元名士胡三省；明代开国元勋胡大海；清代经济学家胡渭；近代政治家胡汉民、国民党将领胡宗南、教育家胡适；以及新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、胡锦涛等。当然还有一生受尽委屈，却心志不改的文化名士胡风。

无锡不仅山明水秀，交通便捷，学工商发达，自古以来名人辈出，如李绅、顾宪成、徐寿、周舜卿、钱基博、胡刚复、钱穆等；而且与千年稻作文化紧密相连的饮食文化、服饰文化、民俗文化和礼仪、娱乐文化等，也都独具特色。

无锡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，全国四大米市之一。同“水”与“稻”密切相关，家乡美食自然以各色糕团，和产自浩瀚太湖，以及密如丝网的河汊里的鱼、虾、蟹最为出色。此外，莲藕、菱角、芡实（俗称鸡头米）和鳖、蛤、螺、鳊、蚌，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品。蔬菜多为青菜、萝卜、韭菜、苋菜、青蒜、茭白、水芹菜及黄瓜、番茄、豇豆、茄子、扁豆、柿子椒等。野菜则以荠菜、马兰头为胜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在20世纪50年代末，家乡百姓的一日三餐，一般早上吃粥（夏天多为开水泡饭），佐以耐饥的糕、团。吃法是直接將米团、糕片煮在粥里。吃粥的菜品，则以萝卜干、雪里蕻咸菜为多；有时佐以自制白腐乳、酱瓜；偶尔也用生豆油和盐拌一碟嫩豆腐。午餐为正餐，饭菜较为丰富

些，但也不过是炒青菜、韭菜，加一个清蒸鱼，或炒鸡蛋、炒螺丝、烧河虾、青菜烩蚌肉之类——这些东西都是举手可得，一般家庭用不着花钱。最金贵的是猪肉，平常日子是见不着的，只有在农忙或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，而且都以红烧大块肥肉（有时加上笋干、霉干菜或百叶结一起烧）最受欢迎。晚餐一般以粥、咸菜或中午的剩菜为主。像我们这些贫穷人家，为了节省粮食，还经常吃用青菜、黄豆煮的菜饭、菜粥。假如母亲在我菜饭里放一小勺熟猪油，那简直就是天堂里的美食了，会让我高兴得端起碗直笑！

家乡最受欢迎的小吃，当数肉（或菜）馒头，烧卖，菜肉馄饨，青团子（用开春的麦叶打碎后的汁与糯米粉制成），黄团子（取材于南瓜汁、糯米粉），糖年糕。有吴歌曰：“正月半，闹元宵；二月二，吃腰糕；三月三，祖师雹；四月十四白相（即玩）神仙庙；五月端午粽子包；六月里，大红西瓜颜色俏；七月七，露仔鸳鸯水来乞巧；八月半，白果栗子一道炒；九月九吃重阳糕；要想看会（庙会）等到十月朝；十一月里雪花飘；十二月廿四饴糖送灶糖元宝（糕团）”。可谓描述得极为精到。

当然，家乡的无锡本帮菜，也是闻名遐迩，诸如：太湖三白（白鱼、白虾、银鱼）；天下第一菜——虾仁锅巴；清蒸鲥鱼；菊花青鱼；无锡排骨；雪花蟹斗；梁溪（无锡别称）脆鳝；等等。但这些菜肴只供富裕的人家享受，我们穷百姓是想也不会去想的。

家乡美食尽管说不尽、道不完，但真正令我一生神思遐想，一想就馋涎欲滴的，却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豆腐花，还有卤制猪头肉。

家乡的豆腐花（北方称豆腐脑），都由小贩用竹扁担挑着挑子，走村转巷地叫卖。豆腐花挑子很简单：一头是安放保温陶缸的立式小木箱，里面盛着白嫩白嫩的豆腐花。另一头是瘦高的小橱柜，柜里装着瓷碗、调羹之类。柜面上摆着一溜儿小白磁钵，里面放着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芝麻油、红辣椒糊、碎青蒜叶、小香葱花、小虾米。最让我们这帮孩子好奇的是，在那些调料钵中间，必有一只底座燃着炭火的小铜罐，里面煨着浓黑醇香的紫菜、虾子酱油。你只要掏上三百元（即现在的三分）钱，师傅就会麻利地给你盛上一小碗豆腐花。碗是苏南特有的青边、滩口的白瓷碗。白嫩如玉的豆花儿上面，飘着红、黄、绿、黑四色杂陈的作料。你用小瓷调羹搅动几下，送一口到嘴里，那种鲜香无比、细腻无比、滑溜无比的感觉，会极舒爽地直透心灵，直透五脏六腑！唯一让人遗憾的是，你正心满意足地想着：是“咕咚”一声咽下去好，还是在嘴里多咂摸一会儿好时，一碗豆腐花已经不知不觉吃完了。接下来，自然是下一

次眼巴巴的等待。

让我至今痴迷、难忘的卤制猪头肉，产自我家南边仅半里路的西漳村——新中国首任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故乡。

听村里老人讲，这家作坊祖上几辈都操持这门营生。他们卤制的猪头肉色香味奇佳，是远近闻名的祖传秘制佳肴。这卤肉之所以名闻乡里，是因为除了选料严格、加工独特外，还有一则传奇故事：说的是有一年冬天，作坊的先祖款待了一位拄着拐杖乞讨的叫花子。平时积德行善的先祖，以热米饭和自家卤制的猪头肉相款待。叫花子吃完后一抹嘴巴，说：“你是个好人。我没啥谢你，就把拐杖留下做烧火棍用吧！”说完撇下拐杖，飘然离去。谁知道这个叫花子是一位神仙，留下的拐杖是件神器，只要将它往炉灶里拨一拨、捅一捅，锅里的卤肉立即酥烂而不走形，且鲜香无比，香气能随风飘出三里之外。从此，这一家的卤肉远近闻名，家中自然也财运兴隆。

时常到我们村卖卤肉的，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富态女子，她总穿一身清爽的白地蓝花布衫，黑布鞋，腰里系一条蓝底白花布围裙。胳膊上挎一只翠绿色扁竹篮子，里面放一个青花白瓷盆。盆口蒙了块白白净净的大布，里面装着卤制好的猪头肉，还有卤猪肝、猪耳朵、猪肥肠。猪头肉的价格不贵，掏两三元（即今两三角）钱，就能切得一小碗，而且肉上头还给浇点儿卤汁。假如买卤肥肠的话，则更加便宜，五百元钱（五分钱）能买到一筷子——香醇的肥肠一圈圈串绕上面。

这卤肉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卖肉的大嫂是从来不吆喝的，那肉香就是最好的招牌。每次都是人影还没见着，那浓浓的香味就传过来了。假如拈一小片儿酱色浓重、油亮的卤猪头肉入口，最先的感觉，是肉的味道鲜香、肥美、醇厚得无法说；之后，稍一嚼动，那浓郁扑鼻的醇香滋味还没品够，这酥烂柔滑的肉就顷刻化没了，单留下满嘴的香。相比之下，卤肥肠则要经嚼一点儿，而且入口后越嚼越香，越吃越觉得鲜美可口。而且吃过一次就上瘾，这回吃了，必定盼着下一回。所以，每当卖肉的大嫂来到这里，很快就会围上一圈妇女小孩。那生意，自然是很好的。

由于这两种食品价格不贵，又确实好吃，再加上我每次死缠活磨，因此连平时很节俭的母亲，也时不常会从口袋摸出几张钞票来，有时给我买点儿卤肉，有时和我各吃一碗豆腐花。

在离开家乡的五十年里，我由于工作关系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，包括前后两次到台湾参加文化交流。我也由此吃过无法记数的、风味迥异的豆腐